四書近語

四書近語序

古時人之耳目時人者聖人之心思無耳目則心靈無聖人則人心皆昧六經者又聖人之耳目也不能留其心思耳目親歷萬年之事於是著之爲經以教天下言仁也知有父子言義也知有君臣言序別信也知有昆弟夫婦朋友分之爲四端爲五常爲百行萬善合之不外一心心者何仁是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文武周公至孔子而集其成論語二十篇皆所以言仁也至孟子兼言義戰國之世人心陷溺甚於春秋惻隱之心不明由於羞惡之心不明孟子

七篇言義詳於言仁是非辭讓擴而充之皆爲迴狂瀾於既倒破功利之積習故曰功不在禹下大學立教之書而先言學用不離體也中庸爲學之書而先言教體不離用也天德王道一以貫之曾子子思一孔子之心也皆所以言仁也程明道先生有言學者先須識仁識得此體以誠敬存之此三言者眞學聖之功矣四子之書六經之旨也孔曾思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也四子之書多引詩書而學庸列於戴記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易與春秋亦不外是聖賢之能事畢矣經學存於漢儒理學盛於宋儒皆有功聖學者也淸平孫淮海

先生生有明盛時得孔孟所以教人之指當時講明正
學與豫章南城羅公近溪蜀內江趙公大洲楚黃安耿
公楚侗號稱理學著有四書近語每發一論親切著明
與朱註相表裏當時講學淸平已梓行世歷年既久遂
致零落櫻癸巳讀禮蒐得於敝笥中鈌論語下及孟子
會施秉顧孝廉其宗同里趙守戎起龍乃輯成全璧聖
賢精蘊猶有傳人因與諸及門亟加校讎復繡之梓並
輯學孔精舍瑣言及敎秦語錄十六條南豐瓣香景行
不遠先生文章事業蔚爲吾鄉大儒國史省志大書特
書又非櫻所能殫述矣康熙甲午歲桂月之五日黃平

王檏

四書近語序

聖賢之書雖千言萬語其教人皆有旨歸但其旨歸散見於千言萬語中讀之者擇焉弗精語焉弗詳則茫乎莫測其津涯而聖賢敎人之意旨終晦而不明學庸論孟之書孔曾思孟傳心之法盡於是教人之術亦盡於是非泛然陳設而無旨歸明矣自秦火後表章於漢歷代非不寶重之然自宋以前儒者多未領其意旨各出臆見以解說解者愈多愈失其眞考亭朱夫子起而力辨之排其非以裒其是集衆說之不悖於旨者而爲之

章句孔曾思孟教人之心始昭然若揭日星蓋考亭於孔曾思孟之書先有以獲其旨歸故能於紛然淆亂中獨有以得其精詳如是也有明以來去朱夫子幾何年而講章之說興名曰宗朱實與朱子相悖謬名曰體註實與集註相矛盾皆由不得聖賢所以教人之旨歸徒支分節解豈能有其貫通哉嘉隆閒清平孫淮海先生爲切問近思之學窺知行合一之原其於四子書融會貫通詳說反約著四書近語務得聖賢大旨所存不拘拘一章一句訓詁論語開章言學未言所學何事先生提仁字貫之曰學者學此而已今試取論語二十章反

覆玩味何一非聖人教人求仁之事論大學則以格致爲聖學之安身立命論中庸則以慎獨爲盡性之始終條理而謂孟子一生之學爲性學故可以正人心息邪說回治道端學術尤爲深切著明雖其標新立異不無一二閒與章句互異然意在發明實非牴牾旣有以得夫聖賢敎人之旨歸則有裨於世道人心不少其於考亭集註之苦心亦未必不同條而其貫也書在當日雖已梓行値兵燹幾更百餘年梨棗蕩然黃平王先生震求得其殘篇而讀之喜發揮透徹語不離宗而深惜書之不全於是旁蒐博訪得片語隻字珍如尺璧久乃輯

成全本付剞劂以公於世葢先生不忍淮海一身之精靈竟湮沒百年之近且不忍百年以後之學者知尊孔曾思孟之書而不知孔曾思孟所以教人之旨歸各有在而聖賢千言萬語皆非泛設也予小子於四書誦習有年亦未得其要領展卷伏讀不覺恍然有悟悟夫聖賢之所以敎人者眞有在也故敢妄有所贅云爾康熙乙未歲季夏武陵戴嗣方

重刻四書近語序

程子謂求言必由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卽孟子言近指遠求仁莫近孔子近道近智近仁近勇與能近取

譬為求仁之方之意求言不自近是行遠不自邇欲其馴致於道豈可得哉孫文恭公所著四書近語蓋此意也融貫大意非徒以訓詁字句為工或詳朱註所略或略朱註所詳或匯數章聯為一說或綜全部括為一義根據六經貫串性理引經說書眞得程子體用一源顯微無閒之說蓋言近而指遠學者欲求近道舍此何由惜所著易談春秋纂要律呂分解學孔類編諸篇散失不可得方今

聖天子崇尚理學凡有功傳註羽翼聖經者特蒙

頒在　廷且以宋儒諸書與四子五經並列學宮取士

署爲令是聖道昌明之會也予小子敬誦此篇懼久散
失勉登梨棗以志私淑竊恐識見卑陋校讐未當冀高
明同志考訂商榷公之海內此則區區厚幸矣康熙乙
未武陵戴嗣方

四書近語自序

余既以病廢家居得日與吾黨二三子講明孔門之學隨所論析二三子各有緝錄已乃成帙余謂其贅益甚二三子審能察識斲輪之技非勞筋苦骨搰搰椎鑿之閒以天合天得之自我用力少見功多終身由之而不舍是聖人誠死猶有不死者存所謂不可傳者豈眞不可傳耶二三子盍盡無懸解余言於笑談領畧者乎淸平孫應鼇山甫序

四書近語卷一

明淸平孫應鼇山甫撰

明道先生曰學者須先識仁識得此體以誠敬存之此三言者大學之要領也格得此身與天下國家共是一物而致其知無有一毫疑惑障蔽這便是識仁體由此着實下誠意工夫以正其心以修其身這便是以誠敬存之只此就是大人之學識仁則大不識仁則小

格物之論諸家訓釋不同循其言皆可以入道唯王心齋有言大學是經世完書喫緊處只在止至善格物卻正是止至善又曰自天子以至庶人數句是釋格物致

知之意又曰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格物也故即繼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心齋數言眞得聖經之旨至蔣道林作古大學義益詳明辨析更無疑貳矣

明明德者復其心之本體而已至善即心之本體也心之本體通人已合內外該本末貫終始在心即爲明德在事即爲親民中庸成已成物皆性之德是也非兩物也非二事也

知至就是明新心之本體心學工夫全在致知心之本

體知而已矣定卽此知之專一靜卽此知之凝聚安卽此知之順適慮卽此知之照察得則人已內外本末始終一以貫之相因之功一齊俱妙無等級也若不格得此身與天下國家共是一物豈能知止故格物卽致知也格物致知是聖學之安身立命處

定便涵意誠意靜便涵心正意安便涵身修意慮便涵齊治均平意眞是一貫之學本於格致相因之功一齊俱妙

明道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天德王道一而已矣存之爲天德發之爲王道格致之學天德王

道之學也非格致則意不能誠格致之實功就在誠意上見自心身以及家國天下無一時一處一事而非誠意工夫故誠意者聖學之所以通人己合內外該本末貫終始者也

明明德於天下吾人學問分量本體自當如此齊家者明明德於家也治國者明明德於國也平天下者明明德於天下也其明明德之本則在修身曰正心誠意者修身之實事也曰格物致知者正心誠意之實功也所謂明明德也此本是吾人合當為的只看人欲與不欲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可見明德非一人

之私乃通乎天下國家而同然修身必先正心心者身之主宰也正心必先誠意意者心之發動也誠意必先致知知者意之明覺也致知必先格物物者知之統會也大學徧舉之然後明明德之旨始全物之所在就是知之所在知之所在就是意之所在意之所在就是心之所在其要緊工夫只在誠意曰格物致知者所以爲誠意之地者也意者好惡而已心之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身之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傲惰家之仁讓貪戾而行於國國之好善惡惡而達於天下皆不外好惡而已好惡正心之發而爲意也意誠則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

惡惡臭而自慊於心矣意無不誠則心卽正身卽修以其廓然之體自無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失以其順應之常自無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傲惰之偏以之齊家而家齊以之治國而國治以之平天下而天下平皆自意誠而致之也故明道曰其要只在謹獨旨哉陽明曰大學之道誠意而已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是也

引文王敬止之詩以明至善可見吾儒實落止善工夫只在人倫日用上做仁敬孝慈信之理卽吾心之至善此至善人人所同具但眾人去之而不存君子存之而未盡故把文王大聖人來做標準

緝熙敬止文王所以爲文王敬止而已矣此心常常繼續是文王敬止之誠處此心常常光明是文王敬止之明處誠明合德是文王格致誠正之造於至善處學問自修知行合一之理也學問是自修之明處自修是學問之誠處聖門誠意之實功只是知行合一而已知行合一便是緝熙敬止

明德而至於民不能忘親民而至於沒世不忘可見至善之理眞是通人己合內外該本末貫始終而無閒者也

誠意只毋自欺一句盡之毋自欺只是格得好惡是天

下同然之理是非是人心本然之公眞知好惡之至善而實致其知而已如惡惡臭不欺所惡之知也如好好色不欺所好之知也好惡之念各得其正此知之眞而渾然與物同體不與以一巳之私便是自慊自欺自慊只在自已意上用功曰獨者示人下手用功處也蓋意者心之所發正是獨知之地所謂幾也愼之云者先見於善不善之前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使自欺之念不得以乘之就是自慊非於自欺自慊處用力也意卽爲自是獨也誠意卽毋自欺也卽是愼獨也非有三段四段工夫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是教學者先識此仁體也卽大學教人先要格物也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愼獨則反身而誠矣反身而誠便是樂非誠之外又有樂也故不自欺便是自慊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以誠意之好惡達於齊治均平之好惡都是强恕之事都是求仁者之事

孔子言克己卽是誠意也克己之目在非禮勿視聽言動勿之云者卽愼獨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可見一誠意而正心修身皆舉之矣

大學釋誠意上不連格致下不連正心以誠意乃大學

關鍵所在也格物致知而不誠意則格致是虛見正心修身而不本於誠意心無由正身無由修也故子思孟子約言之曰誠身一誠意而身心皆舉之矣所以正心修身章但言有所有辟之病而不言其正之修之之方以正心修身工夫都包括於誠意之慎獨矣學不透此旨不能入聖

心體正而已矣心體之正既不可墮於無又不可滯於有如太虛包涵萬物應接感通各止其所而我無所與便是心得其正一涉有所則意必固我皆人欲之私心非天理之本然矣有所則便不在謂其在忿懥在恐懼

在憂患好樂而不在心之位也只意不誠便有所便不在故修身必在正心以見誠意之當先也若格得此身與國家天下共爲一物而致其此心本然之知於此用誠意工夫以天下國家之好惡爲好惡無將無迎停停當當自然無所倚著而思不出其位矣非慎獨其何以之

心既有所則心不在心不在則心必有所之心既有所之則此身應接於物必有所辟身辟則莫不辟矣好亦不知所惡惡亦不知所好矣只意不誠心便有所便不在心便有之便辟故齊家必在修身必在正心以見誠

意之當先也若格得此身與一家共爲一物而致其此
心本然之知於此用誠意工夫以一家之好惡爲好惡
孰爲情之公孰爲情之私自然應感之來唯其時物一
家之長幼內外各得其所而歸於齊矣非愼獨其何以
之
孝弟慈吾心之天理也所謂明德也此明德在身如是
在家國如是在天下如是原無二理以家國天下之人
心同好惡也心誠求之之誠卽誠意之誠卽此心之誠
而推廣之則此明德之分量自然充滿各足凡係於家
國天下者一以貫之故盡之則爲仁讓悖之則爲貪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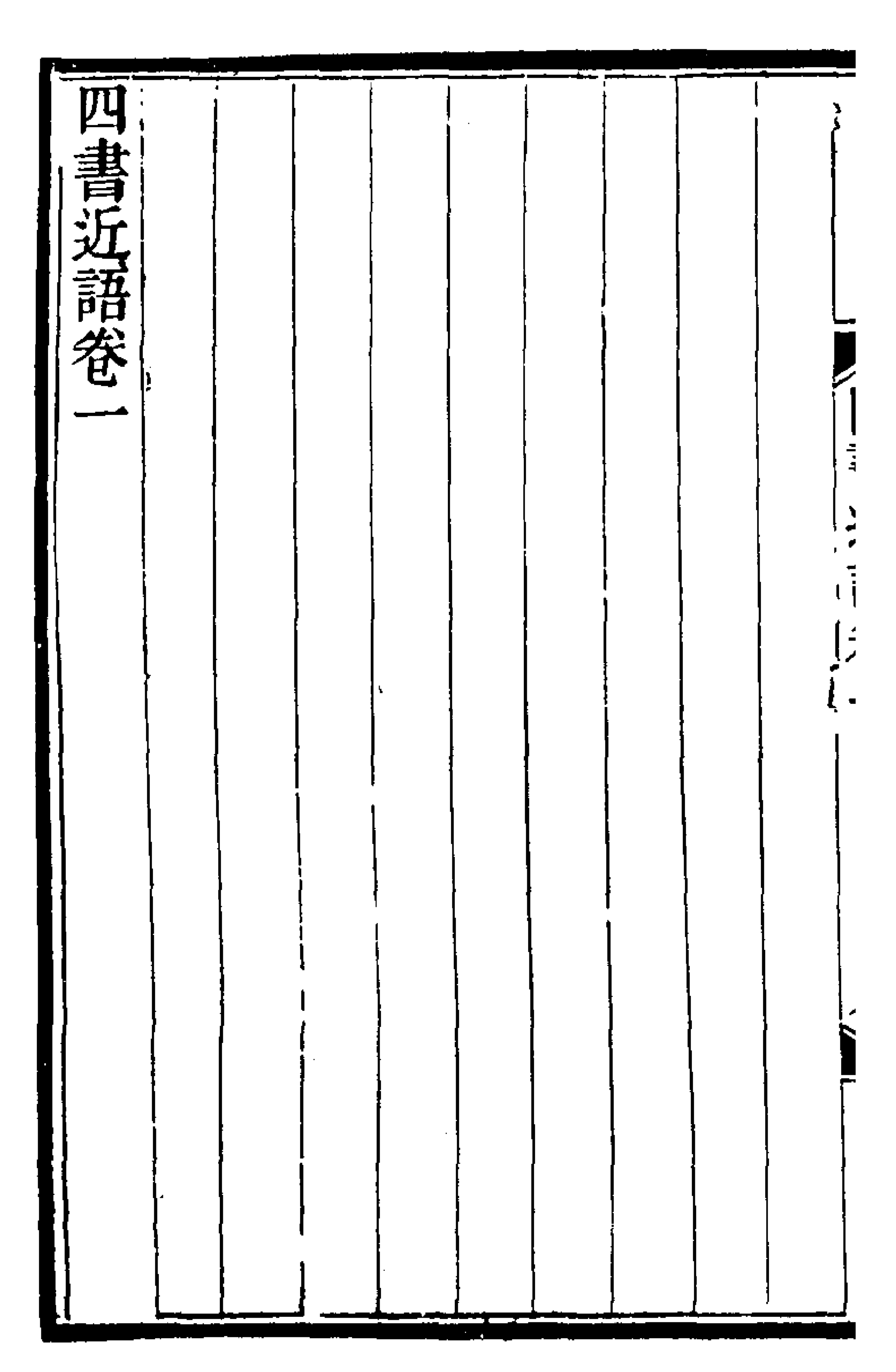
得之則爲堯舜失之則爲桀紂故治國必先齊家必先修身必先正心以見誠意之當先也若格此身與一國共爲一物而致其此心本然之知於此用誠意工夫以一國之好惡爲好惡自然不出於家成敎於國喻人之理皆藏身之恕矣非愼獨其何以之

大學於齊家治國言恕於平天下言絜矩絜矩卽恕也則凡修身正心誠意格致皆忠也無忠做恕不出忠恕一道也只忠恕二字便盡了天德王道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矩者明德之運用吾心之德天則也自格致誠正以至

修身矩之本體也到齊治均平乃矩之妙用也老老而興孝長長而興弟恤孤而不倍即天下國家之人心同以見矩之同也以上下前後左右之欲惡言之所以曲盡乎矩之情狀也正是即天下國家之人心同以見矩之同也合而言之共成一矩析而言之各具一矩其要在絜之得其當耳民之好惡雖多端總不外乎善惡利害之兩端與民同好惡是絜矩也辟則與民不同好惡不能絜矩也能與民同好惡此唯仁人能之故好人惡人必歸於仁人以財發身亦歸於仁人而不仁者反是蓋絜矩之得失天理人欲存亡之介也故以仁不仁申

明用人公私之極又以仁不仁明理財公私之極而用人之公私正所以爲理財之公私中閒言愼德言忠信言先義後利皆指誠意之實功也故平天下必先治國必先齊家必先修身必先正心以見誠意之當先也若格得此身與天下共爲一物而致其此心本然之知於此用誠意工夫以天下之好惡爲好惡以人用人不以已用人以財理財不以已理財自然可以爲民之父母得衆得國有土有用保子孫黎民好義有終而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矣非愼獨其何以之



四書近語卷一

四書近語卷二

明淸平孫應鼇山甫撰

性道教三者就是中庸之理只是一誠字耳命卽天道流行之實所謂中庸也天以二氣流行而氣之中者卽命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卽性性感而發於萬物率循而不失卽道修道云者聖人以人物爲性道所同已雖率性而人物未盡是天與我之性命有虧故爲之立教以繼天立極使人物之性盡而已之性分亦盡盡此理本出一原人物本同一體聖人修道立教不過盡人物之性而歸於一使命自我全性自我盡極自我立而聖學

之能事畢矣
曰天命之謂性性者天地萬物之一原也所謂全而生之也到得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則能盡其性天之命我者不虧是全而歸之矣
道不可離可離非道便見得天命之性之實戒懼愼獨便見得率性之道之實正聖人修道之教也不睹不聞莫見莫顯天命之性之眞體也於此用戒懼愼獨工夫率性之道之實功也聖人教人之修道修此也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天命之性已完率性之道以立修道之教以行矣

言不睹不聞而即曰莫見莫顯可見天命之性不偏於有不偏於無不倚於動不倚於靜所謂中也此吾心之眞機也吾心之眞機即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君子戒愼恐懼非有加於此眞幾之外只是順此眞機直養無害使獨知之地惺惺不昧天理人欲炯然先見無一時或閒無一處不存此心全是天理流行體用一原也在此顯微無閒也在此盡性者盡此而已率性者率此而已未發已發皆該之矣

戒謹恐懼便是愼獨復言愼獨者即戒謹恐懼之眞幾至精至一者言之也愼獨則盡性盡性則廓然而大公

便是未發之中物來而順應便是巳發之和未發不在已發之外蓋冲漠無朕而萬象森然是和之所統會乃天下之大本也已發即在未發之中蓋萬象森然而冲漠無朕是中之所流行乃天下之達道也大本達道兼總理條一以貫之是致中和矣中和致則天地之位位於中和萬物之育育於中和非愼獨之極功盡性之能事耶

偏於有偏於無倚於動倚於靜便不中便不和惟愼獨便有無合一動靜合一有無動靜合一便是致中和故戒謹恐懼即是愼獨只是一個工夫不睹不聞莫見莫

顯只是一個眞幾故發與未發非二體中與和非二事也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可二性不可二道不可二也是謂之中也

宋儒有看未發已前氣象之說此亦方便法門聖門眞正盡性脈絡只是愼獨二字便是始終條理

君子中庸人與道一也小人反中庸人與道爲二矣君子而時中謹獨也故與道爲一小人而無忌憚不謹獨也故與道爲二時中之中便是動靜合一無時不中謂之時中

知行合一聖學之中路也道之不行由於知之過不及

則道之行者正行此所知之理耳非知外有行也道之不明由於行之過不及則道之知者正知此所行之理耳非行外有知也外知以爲行外行以爲知民鮮能者此也道之不行者此也擇中庸而不能期月守者此也中庸之不可能者此也

知行合一　便是愼獨愼獨便是知行合一不能愼獨只是外知爲行外行爲知非天命之性之本然也

大舜知矣好問好察惟在用其中於民可見知者知其所行耳行之眞切處便是知也顏淵仁矣服膺勿失皆本於擇乎中庸可見行者行其所知耳知之篤實處便

是行也一也知行合一之理所謂中和也和而不流達道之和不流於喜怒哀樂也中立而不倚大本之中不倚於喜怒哀樂也知者知此耳仁者行此耳勇者强此耳知强此仁耳一也知仁勇同功並進便是知行合一中和之理即中庸之理也索隱行怪過乎中庸者也半塗而廢不及乎中庸者也皆身與道爲二者也依乎中庸所知所行只在中庸身與道爲一者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無時無處而不依乎中庸也依中庸而不悔只因我之天命之性於穆不已無須臾可離雖欲罷而不能者也

君子之道卽率性之道原於天命之性者也此道在天地間本來是體用一原顯微無閒所謂費而隱也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能是道不離於愚夫愚婦也聖人天地亦猶有所憾非果有可憾也推極其量而猶有所未盡是道不圓於聖人天地也不離於愚夫愚婦不圓於聖人天地可見此道又不外於日用又不滯於日用而體用一原顯微無閒之妙可識矣故君子之道大至於天下莫能載蓋無小不包小至於天下莫能破蓋無大不入大就是小的所敦化小就是大的所川流卽大的就是小的卽小的就是大的盈天地間如此活潑

如此昭著縱橫曲直無不是道所以君子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觀鳶飛類天道就察於上觀魚躍類地道就察於下小的就是那大的所散殊大的就是那小的所統會雖欲囿之既不得而囿雖欲離之又不得而離不可以見費而隱耶所以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至遠的分量就是這至近的工夫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至近的工夫就是這至遠的分量不愧屋漏之學即參贊化育之能溥博淵泉之功即良知良能之天合大小而一以貫之蓋即費而隱存即隱而費在率性之道原於天命之性者惟君子爲能盡之矣非慎獨其何以哉故知

行合一而愼獨之功盡便無時無處不與此道合一就是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學既不外於日用又不滯於日用不離不囿然後與道爲一矣

君子之道費而隱故道不遠人言道卽在當人之身也人之爲道而遠人是不以其在當人之身之道自治其當人之身身與道二故不可以爲道也伐柯之詩正見其道不遠人人之爲道不可遠人以爲道唯在以當人之道自治當人之身改其不合於道以止於道也道者何忠恕是也忠恕者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何求子必盡事父之道求

臣必盡事君之道求弟必盡事兄之道求朋友必盡先施之道是也求子臣弟友之道者何庸言必信庸行必謹以造乎篤實之地是也盡道不外於忠恕盡忠恕不外於子臣弟友盡子臣弟友不外於言行篤實可見中庸之道即日用常行之道惟率其性之自然即無往而非道矣惟篤實即是誠到得誠方合得道

天命之性隨處充滿不假於外素位而不願乎外者身在是心亦在是率性而行無往而非天命之性所充滿流行也無入而不自得以率性而行自得夫天命之本眞也正己而不求人則不怨不尤所謂自得也率性便

是居易中庸之謂易以俟命者盡人合天俟天之命也此君子反身之學也反身者率性而行求合天命不假於外也

君子之道一而已矣以爲有遠近高卑者遠近非兩處高卑非兩地遠卽在邇之中高卽在卑之中求道者如此然後進道不差故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未有道不行於妻子兄弟父母而能盡人盡物窮神知化者也舜之大孝文王之無憂武周之達孝孔子之九經都是從修身齊家做起去此自邇自卑之本旨也故費隱章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

至也察乎天地
天命之性之流行道盡之矣道之所以爲道陰陽盡之矣曰陰陽則鬼神盡之矣曰鬼神則誠盡之矣不見不聞體物不遺鬼神之無所不在便是道之無所不在人所以不可須臾離道也如在上如在左右不可度矧可射鬼神無所不在之眞機也誠之不可揜正見鬼神之德之盛也誠者即天命之性之實能乃道之所以爲道者也鬼神無所不在之眞機妙於君心之獨知乃獨之不睹不聞莫見莫顯爲動之微爲吉凶之先見故曰眞機愼獨者愼此眞機耳愼獨則誠誠則體用一原顯微

無聞不見不聞體物不遺之道在我矣是曰盡性是曰
至命是曰合天
舜之大孝文王之無憂周公成文武之德武周之善繼
善述都是率其性之自然都是道之所在皆誠者之聖
人也能盡其性者也
孔子答哀公問政自爲政在人至則知所以治天下國
家是言以內聖之德而爲外王之業也見人存則政舉
也自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至雖柔必強是言外王之
業本於內聖之德見政舉由人存也
子思記孔子論政於舜文武周公之後蓋此一章爲學

爲政體用兼該本末具舉天德王道一以貫之二帝三王道統治統之傳爲君爲師之道皆集大成而無遺中庸之所以爲中庸於斯至矣

身者天下國家之本也修身以道卽達道之道身外無道矣修道以仁卽達德之仁仁外無道矣從道字內生出個仁字仁所以盡道也又從仁字內推出個義與禮義與禮所以盡仁也曰知曰勇與仁相並爲三達德與前章三達德相應也又從三達德歸結在一誠字後面天道人道又是自此生出誠者實理乃天命之性之根柢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者此也體之爲五達道三達德

措之天下爲九經見之於身爲言事行道其要不過曰明善誠身其工夫不過曰學問思辨行總是一個人存道理人存者脩修身而已

仁者人也可見人之所以得爲人者以有此仁爾失此仁則不得爲人矣曰義曰禮都是成此一個仁以仁其身耳

自君子不可以不修身說到知天正見君子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親親之殺尊賢之等都不是人安排得的乃出於天而不可易者所謂性也故舉性便是道必知此天字大頭腦然後誠字有着落下文言誠者天之道就

本此天字
知斯三者知字最重凡人不能修身治人治天下國家
只因失此眞知有此眞知則好學力行知恥工夫俱作
實去做及其知之一也也在此眞知及其成功一也也
在此眞知由是人己一理身無不修其於天下國家一
以貫之矣
夫子因修身親親尊賢而推天下國家之九經因達道
達德九經行之者一而推事豫之立又因在上者而推
及在下者可以見一貫之理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孔子曰知及曰仁守

卽齊明也曰莊蒞卽盛服也曰動之以禮卽非禮勿動也此修身之全功也而齊明則盡之矣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卽誠也誠者此心實理也本此誠而爲己則著於言事行道之實推此誠而爲人則通於君民親友之閒無上下無古今無内外一以貫之者也豫卽立誠卽前定之旨也不跲困不疚窮以全得此心之實理故自然無此等病痛而獲上治民悅親信友俱是一實理通之其實落下手則在明善誠身而已明善誠身者愼獨也惟愼獨則明誠同體而並徹

子思約曾子誠意正心修身之旨曰誠身約曾子格物致知之旨曰明善此眞是聖學正體
誠者天之道天命之性之本然也誠之者人之道修道以復夫性者之當然也由擇善固執之學以造於明善誠身之地是由知行之並進以造於知行之合一可以見愼獨之全功矣
博學審問愼思明辨惟精以求惟一也篤行惟一以守惟精也學問思辨此行不害其爲先篤行此學問思辨不害其爲後是知行雖若有二功而實無二理學問思辨既眞則篤行並切篤行既至則學問思辨益至是知

行雖若爲二事而實無二功精而一一而精慎獨之學至矣慎獨者知行合一之旨也

誠則明矣合下就是知行合一的本體明善誠身同體並妙率性者也明則誠矣先明乎善乃誠乎身先明諸心知所往爲行以求至修道者也誠則無不明明則可至於誠就誠明合一不相離中見出成功而一之意

天命之性合天地人物而一原者也誠即性之實理性即誠之實體至誠盡性便連人物之性天地之化育一齊都盡了而又歷言之者正以見盡性之全功也至誠便是致中和之君子

至誠盡性不思不勉無可致者也其次致曲擇善固執者也曲一念之誠也致曲則念念皆誠故曰曲能有誠好學力行知恥此致曲也學問思辨行弗能弗知弗得弗明弗篤弗措此致曲也形著明誠之自內而外也動變化誠之自己而人也到此處則內外人己一以貫之由修道之教而至於率性之地天命之本體復矣

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卽易之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之旨也先知卽先見也先知卽知幾之學也知幾之學愼獨也常人有不善不能知知而復行只因失此先知之幾耳

孔子曰先覺者其賢乎先知先見卽先覺也先知則先天而天弗違天命之性在我矣是先天之學也

誠曰自成乃天命之性本然者也道曰自道乃由修道之教以造率性之地當然者也誠者物之終始卽誠之自成也不誠無物則不能自道而失其自成之誠矣君子誠之爲貴是盡自道之責以求自成也自成自道若專於成己矣然誠者萬物一源者也成己之功必至成物成物之功不出成己觀仁智所性之德則誠本合內外之道無分物我之異而因時制宜莫非誠之所化裁矣蓋以人己分仁智以仁智分內外是所性之散見莫

非一誠以爲之流行也合內外而言仁智合仁智而言人已是皆所性之渾全莫非一誠以爲之統體也所以君子之學必至於物我無間時措皆宜然後於自成本然之體自道當然之責無餘欠也

至誠無息聖人盡已之性盡人物之性贊化育參天地俱備矣無息誠之運也久誠之恆也徵誠之著也悠遠誠之驗也博厚誠之積也高明誠之發也一齊並妙非有先後盛德大業之至也博厚所以載物三節極言至誠之與天地同體用本於自然見聖人之盡性只是率其天命之性之本然也天地之道博也厚也三節言天

地之道惟誠一不貳故能極其盛而生物之多至不可測是舉天地以明聖人也末引文王之詩是見天地聖人混合爲一聖人卽天地天地卽聖人矣從至誠說到天地又從天地說到至誠可見吾性是天地萬物之一源也思誠君子可不求致中和之本於愼獨乎由愼獨便可純便可不已純一不已便是致中和便是至誠盡性洋洋卽優優之統體是大莫能載者也優優卽洋洋之散見是小莫能破者也合大小而不遺不外正見聖人之道之大也聖人之道卽我之德性也我之德性合大小而不遺不外故必尊德性然後爲至德然後可擬

至道欲尊德性只是道問學蓋德性之外無問學道問學正所以尊德性也德性本自廣大本自精微本自高明本自中庸本是故物本是日新本是厚本是禮君子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濫之知之致之崇之皆道問學之功而尊德性之事也德立則道凝故可上可下可治可亂處處皆德性之流行便處處是學問之充滿矣末引明哲保身之詩德性之本體大用昭晰不二是明哲至德有於我至道凝於我是保身尊德性道問學之實功只是愼獨愼獨則知行合一顯微合一內外合一吁精妙已哉

不聞性與天道不可以制禮作樂是德者作禮樂之本也然又須看位與時若孔子有其德矣然而從周不敢作禮樂以無位與時也是見尊德性而道問學之實功

爲下可以不倍無道可以有道

道之大原出於天天外無道其實體備於人人外無道與天同德是謂知天全盡人道是謂知人天人無二理知天知人非二事知天則無疑而不悖者卽在其中矣知人則不惑而不謬者卽在其中矣不疑不悖不謬不惑是天人合一本諸身而徵諸庶民者一以貫之矣故世道世法不厭有望有以合天下後世之人心而無貳

也是見尊德性道問學之實功爲上可以不驕有道可
以興邦
子思論天道人道而終之以仲尼祖述憲章上律下襲
蓋至誠之道備於天地爲羣聖所同盡而夫子則會其
全而要其極合內外本末一以貫之者也
以不害不悖之小德並育並行之大德明天地之道之
大以見聖人之譬如天地者卽譬乎此耳分殊者是理
一的分殊理一者是那分殊的理一體用一原顯微無
間者也仲尼一以貫之之妙只是體原顯微無閒而已
至聖以聰明睿智之資具仁義禮智之德其足以有容

有臨有執有敬有別者乃合下自然如此盡其性而盡人物贊化育胥此也至誠無息而久徵悠遠博厚高明胥此也以五者之德之積便是溥博淵泉以五者之德之發便是時出其德之積不足以形容之也則言如天如淵以贊之其德之發不能以摹寫之也則言民莫不敬信悅以徵之充積之德之所見所言所行猶不足以形容摹寫之也故又極中國蠻貊莫不尊親以見德化之所潛孚不必見與言與行而皆知敬信悅而以配天終之盛德大業至矣哉可見致中和而位育者乃本等事也

生知便包了安行仁義禮智之德總全於聰明睿知之內容執敬別之施總括於有臨之內

經綸立本知化通是率其性之自然者也誠者天命之性之本然也至誠者不過能全其天命之性之本然耳天焉有所倚中和之極存卽是天命之性之全體發卽是天命之性之流行乃至誠之心體也肫肫以至誠心體之真切者言之淵淵以至誠心體之凝寂者言之浩浩以至誠心體之廣大者言之此唯具聰明睿知之資達仁義禮智之德者方能知之此二章可以見誠明之性也然則自明而誠之君子可不知由教以入哉後章

是自明而誠由教以入者也

自誠明謂之性以後逐章分天道分人道亦未必然說天道就是見人道說人道就是見天道通只是欲人盡人道以合天道耳即前面分某章爲費某章爲隱某章爲兼費隱亦未必然中庸無一章不是體用一原顯微無閒之理也

衣錦尚絅一章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中庸歸宿之地也闇然者德性之尊日章者是性眞之不容泯不容息處此一篇之綱領潛伏屋漏二詩見闇然之意靡爭百辟二詩見日章之意

爲己知幾是一事非二事以爲己之心爲知幾之學也知遠之近物我合一也知風之自心身合一也知微之顯內外合一也愼獨是也

君子之不可及唯在人之所不見愼獨也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只是見愼獨之至乃所以爲爲己之實學也愼獨者合動靜而一之人所不見卽人所不睹聞而已所獨知也愼獨則存養省察一時並妙非先省察而後存養也曰敬曰信總括於愼獨之內矣極而言之純一不息無形迹可擬是篤恭矣所謂致中和矣由民勸民威至於天下平中和致而位育神矣

中庸首言天命之性終言上天之載始終以天則中庸之道不過盡人合天而已愼獨者盡人合天者也高乎此者是佛老之空寂卑乎此者是世俗之功利以外乎天也不中也不庸也

中庸二字乃形容吾道之情狀也合於天爲性率乎性爲道修乎道爲敎其道之本體曰中曰和其本體之所該貫曰天地萬物其本體之至無而至有曰費隱其本體至無至有之靈妙曰鬼神其本體之實備於人爲達道爲達德爲九經爲三重爲三千爲三百其實體是道者爲舜之知爲回之仁爲子路之勇爲舜之大孝爲文

之無憂爲武周之達孝其一以貫之者爲孔子之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其效之至曰參贊曰配天曰篤恭而天下平其統括於一則謂之誠其行之自然勉然則有誠者誠之者其誠之者之事則在擇善固執其擇善固執之事則在學問思辨行其學問思辨行之要領則在尊德性道問學其實落下手工夫則曰愼獨而已知幾者愼獨也爲己者實落做愼獨工夫也知愼獨者可與言中庸矣

四書近語卷二